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五目錄

李觀四

李觀四

交難說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爲恥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以已矣絕壑萬丈颼颼龍吟元雲遂興六合爲陰碧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慄欻然長風夫物以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契不泌然孰可久之契先古稱利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矩地首規天大樸摧頹六情入焉一與一奪失其自然積有億年人增險艱使我

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末流濺濺潰我素源源無清流棄沈逐浮詐邑自伐僞心相求睢盱竭歡未竟成讐一日銷落速如凛秋朝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柏千尋無儔直天而生高於斗牛下睨羣植匪堪與侔可者爲交窮達不偷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破産作惠不相爲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令也則無石父解縛於齊相智瑩貢愍於賈夫賈夫信微其可及乎知我則友何微之居古人奉交多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惘就辱激昂自堅及其據兵

而坐勢必相危白刃可吹赤心乃攜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噫戲交之難兮以利苟合愈深咆哮余常誠之不妄語交刎令之人兮實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蠨蛸若叕者可振予願言與鄰驂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友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憂辛

通儒道說

古今儒家多棄黃老豈必乎天德未必者道上聖存於中而外施訓凡仁信禮義四者流於道道外而流於道以四化外俱復於天下爲羲農不道而上德則堯舜並知至德

則不列於聖教決無四數矣凡駢行之爲仁爲信爲禮爲義并行之爲德愈德臻靜爲道故二爲儒之臂四爲德之指若忘源而決派薙莖而掩其本樹難矣則冲虛利害於本末然老氏標本孔氏回末不能尤過者自中而息豈前無路哉及列氏莊氏展而針之空清泊中非典經與家風鄙而窺外俱達誼也

說新雨

雨不戾止距冬迄春下土嗷嗷怨歸青旻天視能審哀民之甚民號上訴憂轂不稔天初不言民益凜凜歲四月中

旱焱爞爞飛土奪日游氛溢空或車或徒心務不同爲害

痛者不惟在農居無幾何天乃憑怒察民無慝下洗其訴

陰祇告露陽曜當措騰龍汩浪其寐初寤排六合而上飛

倒百川而下注懸流浩浩靈怪相刺迅雷竊發兮狂電交

熱聲驕輣軸兮氣懾日月惠於會而巫尫止焚溢於河而

夸父不蹷雨始未作大人貶食乃雨既垂謂君何力君茲

事帝帝報之德雨既油油兆民不識大田芸芸溉渠脉分

關中之人負鍤成雲伊農趨時如項伐秦天澤汪濊與人

不仁穆穆天子綴旒高視旱天方𡲙王國如綺南山峩峩

橫碧千里八元挺立相與而議昔湯之旱堯之水一則九年一則七祀力何不勠禱何不至浮天赤地罔不畏死今純陽微升膏澤洪被於我后之德與堯湯百倍斷可知矣時有不肖泣玉於象魏之下而竊聞之敢不誌爾

述行

噫聖人之所能而賢人所難曰德德不愧則修立之事著矣觀每究聖人旨顯而微隱而著義讓以表其外德行以明其內恩信以昭其賢寬惠以廣其物剛毅以將其志溫柔以制其勇去義讓則父子之道乖捨德行則君臣之志

缺廢恩信則朋友之道墜亡寬惠則刑法之政弊用剛毅則勇果之心遂斥溫柔則和弱之旨怠六者聖人之尊賢人之難也所以堯舜而治丹病而廢禹湯得堯舜之道桀紂蕪禹湯之化是則德行義讓恩信剛柔皆隨時而晦明也吁以偶爲巳任以利爲巳友夫如是雖冠帶儼然事虛美於寰宇下具年足之一氣爾烏異沐猴而冠者耶德行可置乎哉

漢受降城銘并序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曜四夷威懷有漢孝武焉祖作之

父述之而已因其資皇哉鑠乎猶可以頌其餘昔孔子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然孝武亦庶而儔之始乎高皇勤功功階乎天累聖重光光燭乎泉解殷之羅要民以輕刑沃秦之焚以起民於焦原故國無困民民無異心孝武卽既安之朝而得安其安馭無爲之民而得爲其爲遊心大中而陋八區旁目不庭而叱九軍詔大司馬曰王師有征其禮若何大司馬歷級而言王師無校謂莫敵也征乃可服柔服以德所謂善政不戰善戰不陳聖人不易之道也帝曰吁周之衰秦之亡皆不由之故龜鼎用遷乃出元宮登

皇車鶩六龍建九旒人馬騈駟戎車擊輈非六月之師異
瑤池之遊雲撓雷厲風行川浮震震耀耀而入於苦寒之
陬胡有高臺登臺而覲兵兵不血鋒禁城而受降闘絶垠
而爲墉徑空磧而作防然後回鳴鸞飾中權飲至廟庭勒
功於鼎銘以遺子孫以恢紀經壯乎哉而難斷之嘗聞天
子有道守在四夷知守者非殫師遠征窮徼成城害元元
之生黷明明之靈蓋在義以討仁以擾虞舜以之歸有苗
姬發以之合孟津秦乃反之民共愁辛孝武何哉復踵是
焉重難蓄之民城無用之夷脫内不勤而外安足保之不

其危歟夫四極之裔日月所薄獲其土不可以豐財俘其人不可以化遷而王者必綏之欲其知所尊而不恩亂華何必征而降之降而城之若然者三方之夷皆可降而城何獨一陲此所謂反無外傷無私不可為後王之規愚忝學古敢陳銘云

天長匪民蒼蒼有北窮兵之弊播德之克武皇以兵而不以德聚師萬甲懸磬四國男悲遠征女泣夜織死生其若木石其力古無降城頓乃重傷城不可轉夷居無常前有濁河濁河自流後有黑山黑山自高堙塹屍委崩榛烏號

居者匪居勞者薦勞我思古人疾首用搔

東渭橋銘 并序

七年冬十一月觀自京師適高陵經東渭橋闞渭之清駭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因以識之曰

天地不有大孰見其小聖人不有作孰見其妙惟渭之廣洪流浩渺惟橋之永赤龍夭矯車者如户舟者如徽石成五色天可補闕木從繩直地可梁絕天地之險舟梁之說乃曰因人興不因人輟鞭石既勞架黿更危去危背勞人莫之知塗擁近郊棟準絕涯功成不爭道合其離我去京

矣六府四維不見鈞璜不遭墜履牽牛獨在飛鶴雙起表其千年塗歸一指故物有時行功有時止琢珉川上日月終始

大夫種銘并序

於戲種知吳之可以取知越之可以强而不知身之進退存亡沈吟躊躕以至於非辜哀哉斯繇淳德離披衰世難維故獨正者不足以鎮邪獨信者不足以塞疑夫周公孔子聖人也尚有彼婦之歌鴟鴞之詩矧乎其下人乎然齊桓公終任管夷吾晉文公不疑五臣數子者竟能挈五霸

之器加二君之身臣無所反側君無所短長下冠列國上尊時王惟齊晉之區區行何道而臻斯偉歟殆非二君能推心於數子俾數子得不失進退存亡者乎使非句踐既舉全吳乃授伯國建國之雄付種之能必將南略海垠而率百蠻北合諸侯而朝中原提控吳越之邦接踵桓文之勳則句踐為伯君種為伯臣必矣何尚乎浮洞庭去故國為天下之旅人哉嘗用種之謀若有之思越人之力尚堪之苟天不永越年越亦不愛種賢越不能恤其允種是以誅其身噫范生之書未釋於手越王之劍已承其咽哀哉

且會稽之羞非越復惟大夫之復大夫之死誠長頸背義亦大夫之非智哀哉詢種之名不登於三仁求種之墳不在於九原勒石以備脫簡終古以慰枉魂銘曰

姑蘇之讐敵國既亡大夫何哉不知其去只知其來子胥至忠不信於吳鴟夷知幾浩然乘桴君胡役役謀國遺軀或曰不然吉凶相賓不有覆車孰懲爲臣不有泛舟孰爲濟人道無全功用有屈伸冥然陳力得於闇巷神能感我髣髴如面往者之悔來者之憲志於元石將懋將嗜

項籍碑銘 并序

鋪周秦之顛亡槩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於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仗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枹鼓於舟中吁嗟乎無人誰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

擒王離十壁慴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公因語曰損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於神州幅裂於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綏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

人飈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遊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禦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鸛𨚗陵足囷不壓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眞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

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持成皐跳而復振入關而綏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取而詠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辱而絕嬴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阢隉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

洎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於野

周苛碑 并序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濉水之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扱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瞵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

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邑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卽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含怒噍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侔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騭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剋非若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已怒聲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冀於不朽不朽

者在乎立節立節者在乎處死處死者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茍有之與夫由余授戈宏演內肝不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崩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寃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趙壹碑 并序

漢陽趙壹字元叔出漢靈帝之世慨然卓異士之傑者負

才不檢細行爲州里所擯陷刑將寘其死幸友爲脫遂作窮鳥賦以方己欲傷哉元叔之志與世齟齬蓋天厚其善不厚其命然天不有曰常與善人元叔之善其與安在天之不惠自回憲及壹三矣當日頹風凋理道盛德殞衰俗始振二祖之業未偕三代之季雖藎臣瀝泣億庶呻痛而貪官詭進拏攫王度殆非天欲眷先亂之兆也元叔以故數有哀刺之作酌其所趣亦猶詩人有采苓甫田之作也憂心不偶而沒無所譽乃衣褐應郡計上書闕下見司徒袁逢長揖而言音形琅琅袁深器之操袂延升指謂座人

曰漢陽趙元叔由是名聞於時有羊涉者尹河南能掇四方之英元叔乃去袁司徒訪涉以為主人將出所懷以動之會涉猶寢於堂內元叔直言而伏曰僕高君之義故遊君之門將藏窮達之誠君豈當然涉乃眷而禮之特奇其賢明日盛騎造元叔坐涉於柴車高譚極曛因曰良寶不剖必泣血以相予於是羊與袁唱聲薦元叔於王庭雖名烜於京師而祿竟不登尋復漢陽道經宏農太守皇甫規時之大賢元叔候之閽不即通乃怒不留規追謝責已長逝不顧深居篤靜累辟不赴沈亦快疾乃終吁有不世之

器有三公之遇不能奮振寥廓騰陵清浮元叔之命不易問也觀飲元叔之德聲而怨其運不幷乃序而銘曰

吁嗟元叔兮出處轗軻鄉人無良兮惡我賤我我不辰兮棄置罹禍天何授我兮於我獨煩嫉時之敗兮憂道不可褰衣悵悵兮以遊大人秀而不實兮空勞此身覆覽前載兮恨君遺塵乃銘於石兮希名不泯

故人墓誌 幷序

觀有倍年之交朱巨源以某時疾終於舊鄉之居昨得鄉之書云君子亡言於茲息焉高風陵夷弱子童昏有殯在

作無子及門去矣不還惟君之思其子產乎其神農乎昔子產友子皮子皮死子產慟哭曰吾無爲善矣神農初少也學於老龍吉龍吉死神農擁衿而前無哀於懷曰夫生之處形形必極必生而傾未若反其極而全其眞而生不形而形不生其眞隱以彰其道運而行今若是夫蒙何疚焉吁余嘗異之古人有言上聖忘情下不及情而中得之聖人動與天回靜與地寧不死不生死生者蹈道之紀率性之始不及者止禮文其外樂質其理大欲節而中庸立小人反而君子至若子也下則過之中則庶幾乎乃用情

爲嘘嘻巨源之先亡吳之遺民十餘代而臻其身其節貞其行敦始未悳時仁人器之復無良謀得謗在縲予嘗衣其寒食其飢及明其非巨源由是相得而予未敢尸之終謂足食者晩進志薄者後合頹顇不相五十當貴若何倏忽而與物皆化出處之失安溫濕之搆悳亟不斷醫不痊不爾者巨源何然是幽無神高無天故前壽莊蹠而後殲巨源按禮經哭友於寢門外予旅西土不知所哭素斬助紼時慮弗及遂託東人之歸者以誌銘一篇令寘於棺右詞曰

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倖今周旋二人久用欽欽素書東來告君之亡不屨而步不言而傷琴不破劒不懸非不能之顧無贖焉松爲薪龜爲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

哀吾邱子文

古之道窮者接輿則歌吾邱子則哭哭者年志俱謝怨不容於世歌者聲跡可晦不欲趨當世之機也然吾邱子古之窮人也哀莫至焉仲尼方適於營邱遇於途衣無裾冠無緌不言於人人亦不自言吐梗茹酸號於莽蒼之間涕

交於頤墮而成泉聲薄於巍巍一斷一連鳥爲之相鳴雲爲之不飛負者息游者感仲尼亦停蓋爲之心惻顧門人之辨者往訊而唁之吾邱子擘涕而言曰太古之先又有宰者聚五行之秀氣以爲人鏤五常之大端以爲心人者所謂靈於萬物者也其生必有依心者所謂履於百行者也其立必有從生必有依者親立必有從者君君親之間必有交遊非其親孝無所宣非其君忠無所稱非有交遊不能成其身三者人皆遂之則魯曾參衛史魚齊管夷吾皆其遂者也予獨負之天年復衰是故哭而哀然哭之中

有三殺焉始者志於四方希有一朝之榮以爲父母昆弟之歡遊罷乃還而父母之墳已乾今思而哭之與不養之子同中仕諸侯之朝君無德而兵侵今思而哭之與亡國之臣同後忠孝之間天下不聞其臣子恥而後交今思而哭之與言無所信同夫忠本孝而生信載義而行三者既虧而生非生行何行也汩然自沈與波而東東流不窮至今淒風言於黔婁柳下惠必爲之感激言於伯陽齧缺必謂之不通觀所以作哀吾邱子之文務勗人之中庸

弔韓弇没胡中文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墠於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爲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討無素成而姦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爲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福戎也韓君之爲擒其縶命歟五年於玆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永永湮沈或曰死矣切傷我心絕國浩浩窮西極濱强胡居之犬視狺狺流沙無波陰山

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哀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令兩寂然必由中阻君初奉使意氣西道白珪之䀹唾掌可保激曾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卽於事不能畫奇從軍之籌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阽危羌戎髽髻坐刃我師擒卒揕胷血殷朔陲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聞仲尼泰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野望君申弔亦僂來者巳乎一魂時也命也

弔漢武帝文并序

閱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求仁蹈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觀其内傳有學神仙與築三山焉飲露湌霞希升汗漫激流延石用擬林泉嗚呼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羣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又處泉蛟龍不可更居藪玉兎莫延於旦金烏莫瞻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一其齒不兼之兼又理昭然帝者宜本於觀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爲意者可居於藪澤以天下爲念者可謹於朝

廷是以唐堯虞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於神仙有隔林泉將朝市難㢡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痛哉況君子所以歡心屈體爲僕御元元所以剉膏割血爲飽暖又非圖林泉而學仙也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旣覩永歸之地彌懷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觀日月高明有時虧昃珠玉貞潔不免瑕疵徘徊路隅興言而弔曰

赫赫兮炎靈降神造漢泰楚四葉重茂翹英厲新首出羣

龍卓爲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闢未名之土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伊何才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相夫仙道魚處重淵獸居茂草辨乎朝市别以林泉日由旦陸月麗宵天跡旣兩分理難齊剋若死將生猶南與北貪臣王公鞅掌者可以勤萬幾欲升汗漫逍遙者可以爲匹夫愛深宮祕殿者可以垂旒纊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乘景激流貫都苟從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巢由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況夫小人唯唯罔圖山水君子乾乾孰爲神仙嗚呼哀哉前

鑒孔彰高臺深池夫差以伐尋山越海嬴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爲乃辰於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已臨燧炭幾絕苞桑反覆前聞痛心疾首藥石無人瑾瑜有垢暑來寒往時移代久吉蘢將穨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目覩毫釐或不見眦將爲而不知復知而故爲嗚呼噫嘻

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冊歸漢謨俞帝旨算無失畫功伐可紀破斬徵側實平交趾來征

蠻溪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理意玆南還明珠謗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唯德不忘愛留社里築廟以祭人敬其鬼久而若新千載不毀喆喆嗤嗤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曾氏殺人毋投於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毒晉有驪姬是以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讒凄令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爲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士有歷百代而不滅者嘗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不怍雖棄置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祠酒牟旣列神乎降思尚享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六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朱灣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六

崔殷

殷尚書左丞倫弟官明州刺史

對毀壞壓死判

乙有所毀壞而誤死人科其備慮不謹訴合所由爲罪

九州旣滌是資築護庶役斯起於以僝工俾湍悍不生而安居作乂彼已之乙謂爲何人率作而毀豈增修而蔵事壞乃致害仍推過於所由言則飾文慮實無備然壓溺不

弔酹戴禮而何傷而殺人者死在蕭章而難忘論以故傷關則是滅稱其誤殺科其不應爾徒有詞吾從丕弊

純德眞君廟碣銘

後漢至行董君諱黯字叔達句章人也依乎中庸率性純白少孤獨立事親不匱歡菽以盡其歡柔色以溫其省高堂登壽慈顏裒如以和肥家安不擇地其徙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烏明誠必感厥德惟懋施及千載橫於四海其大孝也歟夫大道未隱不獨親親遠德下衰乃有慈孝行以名蕩情以禮飾季武矯而服縗子春强而過

禮此離道以善非天性之孝也子云無違參則直養素冠有諷和琴不成此禮經之孝也文舉棄子士游出妻動非先意何以觀式雖曰可紀或近沽名此非敎之孝也夫子一與之質道與之和生於東溟介居夷島俗遠詩禮性復著存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負土成壟枕干不言卒斬東鄰祭於中野所謂生知而上成心以隨欲益而彰強名曰孝加於古之君子數等矣和帝聞其異行特舍專殺之罪名拜郎中不起竟以壽終夫受命於時惟松柏也冬夏青青稟靈於天惟夫子也能全正性六代祖仲舒漢

中大夫嗣孫子春領盧江太守世爲郡中名族故以董孝名鄉慈溪署縣貿江之族薰然遺風皇唐大歷八載余分竹兹郡訊古欽賢環堵已蕪遺記將落徘徊故邑尚想餘範則夫子之行可以德類於人葺宇崇祠昭銘垂代豈不務矣銘曰

白刃可蹈仁鮮能存黃金可鑠德無間言道喪於季賢生復古知禮近夷變風於魯豈曰無衣寒燠以寧豈曰無魚泉流在庭黃鳥哀音下感棘心器無常聲洒血盈襟江水蕩蕩東注窮越夫子德音與之不絕

韋武

武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待價曾孫從德宗幸梁州除殿中侍御史轉刑部員外郎出爲絳州刺史憲宗時拜京兆尹卒贈吏部尚書

祧獻懿二祖議

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羣廟大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既修當祫之歲當以獻祖居於東嚮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延於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爲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

禮酌情謂當行此爲勝

王栩

栩貞元九年官福建觀察使福州刺史

請停執刀資糧奏

諸州並設軍額防虞役使更置執刀甚爲煩費既乖簡要又給資糧況臣本道頻遇水旱百姓艱乏職貢或闕臣自到官已訖乞停其管諸州並請停罷其資糧等望借臣充當管軍資所要待年豐人户歸復卽收送度支以裨國用

張友正

友正貞元時人

八使出巡賦 以彰善貶惡黜陟幽明爲韻

明明漢皇文物昭彰順帝以化俾人從康將欲敷聖政舉皇綱乃分國之八使而宣命於四方八使伊何朝中之善將假其權尤難其選稱直指而獨立歌皇華而分遣繡衣既盛於新儀四牡載光於古典當官而行受命無忝善微毫而必舉惡纖芥而必貶舉善兮必尋其清流之源貶惡兮必去其阿諛之諂或負宮闕之厚援不顧城社之微托無懼薰燒不驚蠧繳肆豺狼之毒懷梟獍之惡徑持斧而

前進歘下韝而直搏誓將去大族而拔盤根安問狐狸之與烏雀其有銳志公私勠力王室知賢才而能進察奸佞而能黜必將上聞於天子寧俟於終日道之不僭人亦焉廋操利劒而剸其固懸明鏡而燭其幽使乎使乎萬方觀德天下之治也賢者當其權天下之亂也不肖居其職求詭僞之訟採妖豔之色方直者於以退藏阿諛者由是登陟若謂之治也歟適足以亂其國我國家統紀有經超古作程采虞典之考績法漢家之分行舉八元而普天輯睦按十道而攬轡澄清泰階既平君聖臣明豈待久於其道

而後天下化成

請長纓賦以謀果氣雄繫束强虜爲韻

昔漢武志關中原謀綏遠裔選使者之招撫得終軍之雄厲握瑞節將彼俗斯懷請長纓必其王是繫惟越之王南方之强擁百城而竊位扼五嶺而爲防隔上國之正朔弄先王之憲章子雲乃奉辭象魏銜命要荒因壯志以中憤遂雄謀而外揚蕞爾小國又非内屬締交火鼠之鄉連結雕題之俗地遠人曠山重暑溽不可以師旅加不可以威刑束請令流聖澤以旁浸引皇明而遐燭雖百越難羈而

長纓可足何者欲以請長纓之容欲以革斷髮之風使有執珪以展敬庶無鳴鏑以稱雄旣而化被越裳威行南土解椎髻而襲冠冕舍卉服而垂纓組其合浦之明珠與炎州之翠羽咸奔走於外域共充盈於內府緩頰來九譯之朝一言敵兩階之舞是知纓以長爲美士以才爲主當其時也爰陳敢請之辭於以繫焉果致未羈之虜觀其與言無愧適足無畏有以見四方之氣功諧所籌事愜所求有以見千金之謀士之處代貴乎排難解紛扞災攘禍重立信於金石急成仁於水火儻見授於長纓願輕生而致果

射己之鵠賦（以審諸己而後能中爲韻）

張友正

習射之妙惟精惟審其審也在無偏無頗其精也在不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己求諸三侯張而六鈞始彀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指掌星飛庭除己因鵠修其德惟積鵠爲己任其射寧疎志氣中敘成儀外舒正其身而有則有準合其奏而匪疾匪徐原夫彼鵠父射爲父子射爲子並列其名各承其美假以成績修之在己射不應而育善誰觀藝不臻而有時奚俟專功繹志每歎於流年時中成人敢忘其寸晷以此懷之常憂殆而日月既往弧矢既持

心超超兮有歲魂怳怳兮無時非不愼乎規矩逮恐失於毫釐周旋可托進退維茲鏃破的兮流光散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實此鵠之是念惟彼侯之敢思立則惟心成因在手且一控而一發亦何先而何後舍意雖脫和容已久喜滿勢而暫維娓直弦之屢受若乃旌竿並舉侯狀皆升曉露中滴晴光上凝觀武於茲可明七德之要取才於彼亦彰一藝之能以其獨弄旁觀者衆豈比夫啼猿散繞飛鴈雙中儻射已鵠之可稱冀鳴弦而再控

釣鼇賦 以一舉而連六鼇爲韻

東海有三山山有六巨鼇鼇則偃蹇以戴山下横乎大壑

山則穹崇以壓海迴出乎洪濤哂鯨鯢兮瑣細視嵩華兮

秋毫此則鼇之所以爲大山之所以爲高乃有龍伯之國

巨人攸處謂天生之神物可以充乎鼎俎壯圖方啟高足

云舉曾移十步之餘已淹五山之所於是載揭長竿別綸

巨緇俯滄溟其流如帶垂芳餌有肉如坻既投之以潛下

果食之而不疑其肉未入於口而鉤已貫於頤爭心既憤

勇氣相持崩騰㶑澥磅礴嵎夷蹵天柱裂地維地雖廣兮

振矣天雖高而殆而欲出不出騰躍非一萬川倒流八氣

旁溢血呑瓊田之草波陷鮫人之室輕共工之觸山小夸父之逐日豈長虵趨閬風之足數大鵬徙天池而可匹爾其駭百神奔萬族波臣蕩而失水海若迸而登陸以鼇之靈憑帝之福謂優遊以無窮何瞬息而連六猶將灼其骨豈惟離其肉於以洎之幾竭東海之水於以燔之足盡南山之木羣仙於焉以墊溺三山由是而淪覆且山之峩然若與天連鼇以首戴之里數不知其幾千彼大人兮併之於背負之而顛斯其爲大也胡可得言而稱天恃其人人有所不及恃於力力有所不全若使以陰陽爲綱以道德

爲筌以信智爲機於其上以仁義爲餌於其前則所爲獲物者其爲鼇也大焉

黄鍾管賦 以一陽既生三元克序爲韻

黄帝稽六氣正三光頒命於伶倫之職伐竹於嶰谷之鄉創管籥於方寸審制度於毫芒爲十二之首律導初九之潛陽伺青陸之功微而可紀察黄鍾之氣闇然而彰所以位定於初道生於一將啟四分之歷潛運三重之室取厚簌而均者當分至而藏密統緹幔以依辰布葭灰以候律經天順地察晷度而有常陰伏陽迴知萌芽而溥出超土

圭之至理得銅渾之妙術在沍涸之窮冬引發生之遲日既而推萬物之道統三正之元清濁既分於上下躔次不愆於晝昏是日也百辟稱賀萬邦以則垂元化於本始體高明於柔克一氣潛應定立均於數源七曜旋行酌至神於物極變化之道周流可測人事尚暗於先春天統已彰於陽德由是平之以六紀之惟三仰經綸之祕奧終視聽之所覃單穆不獨稱其美周景抑亦懷其慙故以鳳爲名也於盡善而稱未以律爲候也實用之而不旣振潛伏以蒙泉贊元微以通氣靜室無聲微風不驚吹灰於中八音

由是乎卒獲動㲉於口五聲以是乎相生國家上法黃軒推衡律呂覘一律之動靜俾四時而式序彼唐堯敬授羲和欽若未曰窮於寒暑者哉

律移寒谷賦以至人感音能變生植爲韻

惟北有谷純陰之位無温煦以生成失膏腴之美利是吹孤竹之管將變不毛之地聲能叶候期四序以平分氣乃應時見三陽之總至伊彼鄒衍仰師伶倫窮雅韻於條暢得和聲於厚均爾乃循竅窱傍嶙峋有薰風以舒物敷順氣以和人一奏而層冰以解再揚而槁木驚春是知道契

至精事符元覽谷居陰靜宜陰慘之莫舒律屬陽方因陽和而相感且陳夾鐘之管召清角之音聲之所涵者博志之所達者深律氣旁通於陽氣人心上導於天心夫乾德無隔土宜有恒南無嚴凝北無鬱蒸若變寒爲燠昊穹所未必能以荒爲稔后稷所不足徵將祁寒之恒若諒大化之何稱爾乃天下盛陽此谷飛霰日中方晝此谷見晛豈無三光曾照臨之不徧雖有四氣曾沍寒而莫變寧知至人爰來陽律斯扇清音未發猶萬壑之荒涼和風方流忽千林之蒐蕍故谷得陽以盈陽因律以生田疇以之沃衍

節氣以之和平我墟既耕我黍既成耦十千而南東其畝廛三百而庾廩如京實無窮之嘉績與造化而爭衡別有處幽谷而思遷待暄風而撫翼空勞苦寒之詠獨厲後凋之色儻一借於吹嘘頤均榮於動植

歙州披雲亭記

處高明所以蕩陰滯臨顯敞所以窮遠睇故有岳峙九層雲栽百里極元功以壯址殫山林於崇構者人力也今則排層空架重峯高出星漢之上坐馳寰區之表者天造也州之陽漸乎水木之陰攢乎山山有佛寺而迴廊翼旋飛

閭雲褰萬家井邑在我宇下實一方之勝槩也柱史魏公將命駕遊焉公徘徊賞味情有餘致每美其峯（闕字）一聳絕靈氣紛郁乃竦勁策躍輕屐緣蔓梯崖逕造夫巔焉高哉曠乎果天下之絕境也乃命劖巉嵒夷蘙薈心匠密構亭形虛無而竇從莫之窺也然後跨峻谷掖修木疊石爲趺無尋常之地其崇卑廣袤與斲樸杇塗之節稱焉峩峩絕頂一上千仞未幾營之屹而冠焉屬東風敷和春物爛山公乃敞層軒披晴空憑九霄以高視周八極而遐觀塊如眾山盃分百川籠吳楚之封境領江湖之氣象有足廓虛

懷而攄曠抱矣眺覽未既壺觴云舉瞽史陳藝笙簧合奏仁風洋洋下俚同歡而吳哇褭空楚舞嬌春隨天籟以遠去映花林而半出仰之者有若子喬方平弄玉飛瓊相與樂羣仙於上清自公之暇理於茲撫傷夷懷流離流離旋矣傷夷痊矣而猶阜俗康民之志慊如也今市囂在耳村煙在目可以廉風俗之趨尚省農桑之豐耗況又暢四肢攄七情神完氣全宣爲太和自當渟源普洽上下交澤況有襦袴謠乎公問俗之來四序分矣蓮府將復星軒莫留人之情也步武所及有一物契於素懷者雖細必錄況目

經心攡獲千古之遺勝者愛而不書得無寤寐思之乎然
歙人被公之仁化也深思異日攀公之轅不及瞻此亭也
友正家在此山之下獲遊此亭之上思刋懋績輙課庸詞
若莛扣鍾而蠡挹海蓬渤之音溟茫之波可得而希也又
茲峯之高棲天宇上篋雲族朝薈蔚而暮氤氲亭無處所
晴景一照覽焉標空今建名披雲義在此也其潤色寺宇
輝華郡郭增東南之巨麗者無終極乎貞元壬午夏四月
大火南次之七日記

朱灣

灣字巨川西蜀人自號滄洲子貞元元和間李勉帥永平辟爲從事

別湖州崔使君書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瀇滉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請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兹交戰彷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漁舟

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衆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衆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獨谿上風便飛中金貧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潞白

唐仲

仲舉寶歷元年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第三等

灃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 並序

上嗣位明年灃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修心之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於崇敬

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祭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妙罔不詣崇敬者嘗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於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哉惟大師生南康信豐縣自為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郎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歷八年受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

事細行於衣中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羣盲爲大功度滅衆惡爲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游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浮遊耳又何效其

飄轉耶旣披榛結菴纔庇趺坐鄉人知者因賫攜飲饌奔
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
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
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
終如是殆三十年矣遊方求益之徒知敎之在此後數歲
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於沃頫正
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
乘鄴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我至所詣矣吾
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

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等遷座建塔於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嘗以大練布爲衣以竹器爲蹻自薙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燠暑服輕疎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罄萬有契眞空離攀援之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

及其門閫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元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道要道要旣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眞自靈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謂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玉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李奕

奕隴西姑臧人姑臧穆侯承十世孫秘書少監益之子

登科記序

選士命官有國之大典察言考行先王之舊規古者命於鄉而升諸學俾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者謂可進而授之爵祿也然則(一作歷)代選士其科不一洎聖(一作暨)有唐高祖以神武而靜天下用文教而鎮萬姓武德五年帝詔有司特以進士爲選士之目仍古道也自鄉升縣縣升州州升府皆歷試行藝秋會貢於文昌咸達(一作造)帝庭以光王國然後會羣后謁先師備牲牢奏金石尊儒教也若明試其業主張其文(一作覆)能否於聽覽之間定取捨於筆削之下職在考功郎後至元宗開元

二十五年重難其事更命春官小宗伯主之而業文志學之士勸矣於是獻藝輸能擅場中的者牓第揭出萬人觀之未浹旬而名達四方矣近者佐使外藩司言中禁彈一作

峩冠憲府起草粉闈由此與能十恒七八至於能登台階參密命者亦繁有徒所謂選才授爵之高科求仕濫觴之捷徑也不其然歟粵自武德逮乎貞元閱崔氏本記前後嗣續者在吾宗爲多焉顧惟寡昧獲與斯文因濡翰而爲之序貞元七年春三月丁亥序

李濯

濯趙州别駕李惟岳叛濯與刺史康日知盟挈州歸朝廷

廣達樓賦以珠簾無隔露爲韻

聖人定天保據皇圖法乾坤之正位當河洛而建都闕宸居於斗極立象魏於天衢明堂擬雲可以恭祖考之配圭測景可以驗盈縮之符蓋將以同光日月比德唐虞以爲損之又損不可取則觀象不壯不麗安可威戎耀胡乃蕆匠石命班輸簉曲之官必萃明中之士載驅建崇樓於闕下聳飛閣於城隅諒維新以樸斵蓋仍舊之規模因子來而悦使豈殫力以爲娱材露桐柏階駢碔砆應龍蜿蟺

以驤宇猛獸贔屭以乘桴明璫藻耀於懸井朱鳥騫翻於
薄櫨璇題景曜銀牓霞鋪及麗譙而崛起疊井幹以相扶
月透榱璧星懸網珠莫不功侔造化妙盡洪纖雉堞相望
而閣連宮闕門闈廣達而俯接閶闔德陽傍倚少室前瞻
散春光於玉户擁佳氣於珠簾桂棟連雲巢儀彩鳳蓂枝
擢秀影伴初蟾若乃皇輿戾止羽衛龍趨召西園之花蕚
奏北里之笙竽湛堯樽而百辟和暢皦舜樂而四海懽愉
錫歡浹日宴樂成霈下金屋之仙伎出瓊樓之豔姝飛旻
唱則眾類斯洽激清聲則煩憂自無皇情穆然聖慮夕惕

數路必達四門廣闢撤懸損膳捐金抵璧懼侈心之有萌恐澆俗之未革乃延直史引詞客正八音稽六籍以爲深居内視不足以觀政化是用發號施令將欲以省力役慮一物之乖所念九重而斯隔故坐衢室以觀謗登總章而側席乃命遒人以勸農宣木鐸以徇路求大隗之至道示赫胥之太素樂俗安居者皤皤而鼓腹啜菽飲水者熙熙而含哺撫薰風歌湛露開罘洛陽之獄望氣大庭之庫象乎帝先廓我鼎祚巍巍乎應天地之變通蕩蕩乎作皇王之軌度

內人馬伎賦 以文彩節奏發揚蹈厲為韻

皇帝順時觀武乘暇會羣百蠻在庭如蟻慕於羶附于宮垣聖類星拱之垂文於是時也嚴霜翦木晴空滅雲都人士女雜沓繽紛或側肩以馳見或奔躍以樂聞衆觀迭改羣心如待於是渥洼神驥齊逸足以翩翩宮禁名姝耀雜妝之彩彩莫不游纓寶校玉珂金玦挾刃明霜衣金被鐵搴旗命伍抽戈按節倅三邊之挑戰壯六軍之校閱翹趾金鞍之上電去而都閑委身玉鐙之傍風驚而詭譎人矜綽約之貌馬走流離之血始爭鋒於校場遽寫鞚於金埒

若乃揚䈂既指瑚弓斯彀百步應的七札皆透天顔微怡雷鼓訇奏由羿忸於手拙幽并慚於伎陋於是羌髳戎羯氈裘辮髮心目愕眙形神隕越屈膝天庭稽首魏闕荷臣子之欣戴咨譯人以啟發曰天臨有唐撫綏萬方文德廣洽武義大揚且柔婦之克妙矧驍夫之可量於是王公卿士手舞足蹈歌湛露之既浹詠天保之攸報乃言曰斯伎也義同七德名冠六藝惟便習之至精在教理之發厲是知物無不學學無不濟我皇豈不曰非婦人之職任蓋欲以激君子之磨鈍

李君房

君房貞元時人

獻繭賦以將以給宗廟之服爲韻

冠六宮六職者公桑而已矣既卒蠶於世婦乃奠繭於天子稽諸祭典實可重考諸女工斯爲美信率土而在茲亦奉先而是以當其令布明堂時更青陽蠶事既卒女工式臧然後衣禮服出棘牆奉茲珍繭盈彼懿筐纍纍乎如將薦卵皎皎乎有類凝霜既依於后亦獻於王所以伸課績之勞止展威儀之孔將遂繅三盆修六服或黼或黻或朱

或緣期有事於王公庶無勞於杼柚俟其褘而實足尚之享廟之容克備展敬之禮允釐斯蓋夫人之畏慎王者之肅祗不然者賦有織紝之筐貢有畎岱之絲海人奉冰蠶至止園客將絲緒來茲冠冕之服可成祭祀之儀可輯可以重其珍美可以揚其褕襲何必桑壇而世婦斯復繭館而夫人乃入俾來者旣殫恒日不暇給蓋欲輸於勤苦表我敬恭厚禮奉於先祖躬勤勸乃農功使三宮之有序斯百代之攸崇是以獻繭之道治國之要將取媲於三推明至誠於九廟

清濟貫濁河賦（以與濁同流清源自別爲韻）

濟有瀾兮清泠不窮以清激濁兮洪河之中逝靈長而委注忽荐至而爭雄懼溷乎泥我則貫而愈淨將合於道我則和而不同徒觀其虛明皎潔秀色澄澈瀁清泚以遐分界飛濤而劃絕始驟迅以中瀉載流謙而東洩德惟靜自澄之於本源體雖柔豈混之於派別懿夫貞不受汙清非可混噴中流而激射劈巨浪之崩奔狀浮雲決開晴天之灑空碧若輕埃乍斂明鏡之洗蒙昏遠而望之孤煙橫於曲渚迫而察也霜練引於靈源是知夫道惡比周物莫相

與彼流濕之爲類尚沿源而異處非泥沙之可雜豈湍狀之能阻越洪濤之浮浮駛清浪之悠悠不學淄澠之難辨且殊涇渭之同流於以用之甘見和之醴就其深矣欣可泛乎舟狀盤渦之瀺灂不染乎濁湍跳沫之飛驚不傷夫清均上善以清美含至虛而體平度龍堂而愈灑洗貝闕而增明何必溱洧之陽然後濯其髮寧俟滄浪之畔然後濯其纓截河而流所以爲異導汭而注明乎所自釃濁波而迴逗沛驚湍以自致庶彌久而不渝鑑妍媸兮無媿

白獸樽賦 以言必有章酌而飲焉爲韻

酒以養德則盛於樽樽之用獸可得而言若乃王春會朝初正元吉穆穆嚴宸濟濟良弼元化凝以垂衣讌詞進於造膝則從繩之義斯正投水之言自必是以白獸在司樽彝舉酒攫地空象夫鬐鬛揚睛欲聞乎哮吼信履尾而不咥雖編鬚而何有俾夫嘉話允臧睟容有光樽則雲飛而山峙獸乃白質而黑章物盛其容若耽耽而視君能納諫遂諤諤而昌嘉言既藥用舉夫爵所以展其威儀匪空留乎斟酌獸之為樽用舍有時獸之喻人猛毅在茲懼威則君之敬謬矣忘諫則臣之節殆而酌之伊何惟器所稟禮

殊百拜味珍千品皇恩既錫且同夫湛湛露斯君德不回寧比夫厭厭夜飲彼美龢然泰階之前與諫鼓而齊設比撲滿而能全斯期箴闕用以旌賢將同衢樽之道幸注焉而酌焉

海人獻文錦賦 以珍物時來以應君德爲韻

彼潛織兮泉室之人曳文綃兮結冰縷灼錦彩兮照花新背窮海以入貢望君門而效珍於以獻之爰彰至德非同慌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啟全含琪樹之芳向闕爰開遙寫蜃樓之色固奇工之所就豈常情之可識當其

彩縷方織鳴梭靜聞絢霞光於陰火綴縟藻於卿雲舞鳳
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疑映地之
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弄杼斯成旣呈妍於泉客垂衣可仰
欣有奉於明君啟瑤緘而駭視方霧縠而難擬離披耀彩
臨玉砌以蹁舒燦爛生姿映金門而霞起固將保其所異
孰能識其所以投熾焰而靡燎爲灰濯清流而不濡於水
原夫獻琛方至捧篋員來臨虛庭而障倚俯洞户以屏開
蝶翩翻而誤起鳥眄睞以驚迴物無情而自感化有孚而
斯應以文爲貴寧同巷伯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

非同禹貢不謝堯時對天庭而照燭向麗景而葳蕤皎潔凝光爰識冰蠶之緒霏微發色不惟園客之絲旣而煥彼文章作爲黼黻方可重於遠人寧有譏於翫物

獨繭綸賦以心專慮寧方盡釣道爲韻

維絲伊緡體道之要繭之緒可以爲垂釣之綸綸之微可以精用鈎之妙綿聯輕竿之上荏弱深泉之徼裊長風而若絕度晴空而引耀刳粒爲餌寧取乎五十之牛懸縷爲綸奚期夫三百之鈞觀夫其鈎不鈎元之又元在河之涘期道爲筌且夫綸細如忽魚潛在泉振而不絕則其動也

直深而能致是其靜也專隨驚波而乍緊逐潛流而曳引時髣髴而如見忽漂搖而將盡其細雖爾其用彌深三尋豈勞於人手百丈自發於泉心神之凝不覺魚之得綸之細亦隨鉤而沈美茲綸之裊裊浮長川之浩浩疑空外之游絲罥波中之弱藻斯綸也異園客之功斯鉤也得詹何之道鉤術既臧惟道能方其竿不撓其餌非芳中之者功多於金鑠引之者道叶於玉璜信可以投於濮水信可以泛彼滄浪必鉤乎深先定乎慮得象以契於忘筌得魚斯謂之冥助魚既得兮心亦冥收纖縷兮旋迴汀將大鉤於

方國冀滄流之大寧

天子劒賦 以天生神物聖君用之爲韻

物之利者稱乎劒人之尊者稱乎天固一人之所執諒四海之攸先必當曜武德靜氛煙舉之無上揮之莫前獨立而光連日月橫行而氣壓山川請詳其功夫莫之盛偉夫至寶克符元聖東溟之大不足淬其鋒北斗之高乍若迴其柄信元功之不宰曷凶德之能競足令六合靜三光正佩服而寰中康指撝而天下定夫然則鄗歐冶掩平津賤鏌鎁棄純鈞彼勇不過於匹士我威方御於兆人偶聖斯

呈天地感通之謂道逢昏是去陰陽不測之謂神豈比高祖提之而起沛始皇按之而王秦爲斯劒之等倫哉原其始也吹氣毋錬元精爲爐而九土開闢鼓槖而八風克生應以六律制以五行帶之以恒山渤海鋒之以燕谿石城故能所向無敵莫之與京旣而徵三度亦以正三統劃宇宙以元通宰乾坤而利用彼蓮花發色玉貝騰文揮大野之中疾如雷電倚長天之外上決浮雲爭能擊刺較勢繽紛所謂一夫之勇非爲四海之君如是則犀不足剸鍾不足剬緊以聖功配茲神物我皇應昌期恢盛時不耀兵鋒

設道德以為固不先武力抗仁義以為師人神協贊遐邇清夷眞所謂天子之劒也敢繼莊生而賦之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七目錄

裴度一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三十七

裴度一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五年進士舉宏詞科累拜中書舍人改御史中丞元和十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擢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等使討吳元濟還朝策勛進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封晉國公復知政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敬宗朝凡三知政事文宗立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進侍中拜中書令薨年七十五册贈太傅謚文忠會昌元年加

贈太師

漢宣帝冠帶單于賦以感懷禮加北戎遂定爲韻

昔漢宣帝休明允塞烜中葉之英聲示遠人以文德既而幸甘泉以居正朝呼韓於有北錫之紱冕俾之藩翊位居侯王之上侍在軒墀之側服之孔備垂懸綬之腰章髮則有餘映切雲之首飾且會朝之次昭明孔融雖加之以禮實誘之以衷厥錫既殊荷榮華之寵命其儀未習懵衣服之在躬此實可以閱帝聰播皇風亦何必貺玉帛之資空成耗國錫金石之樂用表和戎夫爵以賞功服以旌禮懿

函容之中順故我命之光啟朔乃來茲鳳闕踰彼龍沙知漢德之全盛厭胡俗之幽遐齊縞帶於周行獨明向化異元晃於醜類豈曰亂華錫之不聞於屢褫崇之豈俟夫三加想夫解辮懷恩動容思媚乍重譯而獻款或稽顙而奉贄使羣方之闓樂由一人之錫遂鏘之玉佩顧韋韛而多慙賴以金貂與庬服而自異是使孔熾之類率服而莫違悍戾之屬束帶而共歸知子之來贈同雜珮彰君之化德乃垂衣殊沐猴而可作方戴鶡而有威令我后散皇明而馳聖聽致戎夏之克定勤厲理而明弼諧故蠻夷之允懷

尚冠帶於萬里舞干羽於兩階彼長纓之與五餌何斯道之孔乖

鑄劒戟爲農器賦以天下無事務農息兵爲韻

皇帝嗣位之十三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於是銷鋒鏑而倣載南畝庤錢鎛而平秩西成所以殄凶器降嘉生收禍亂之根本致兆庶之豐盈者也旣而清天步虛武庫劒鍔銷戟鋋露當時出匣揮獷俗以來賓今日在鎔唯良工之所鑄長鎩倏爾而從草覃耜忽焉而中度廢六月之遄征興三時之盛務觀乎

聚而改煎歘飛颺而涌煙從而再造將分地而用天宜人之歌允符於假樂多稼之頌式合於大田若夫弓戈櫜戢於寧歲牛馬放歸於豐年徒虛語耳胡可比焉則知先利其器欲善其事俾汙萊之盡闢由兵革之不試洪鑪既鍛失似雪之鋒鋩緣野載耕佇如雲之苗穟昔用之而有所雖弭之而不棄矧國家以教令為車徒故器械可得而無以道義為封域故戰爭可得而息由是執帝堯之允恭復后稷之訓農理化資於地力福祥致於天宗此乃慶自一人風行九野建中於上返本於下下臣系而稱曰泰金狄

兮未仁周無射兮非雅豈若我后之重穀盡濟羣生於艮治

黃目樽賦 以清廟之器所以禮神爲韻

聖人之制祭也因物達情比象配類盡內心之享禮定黃目之彝器居樽之上察神之至黃其色保純固於中央目以名洞清明於幽邃將以贊禘祫報天地成形而百代猶傳徧祭而萬靈具醉懿夫周禮盡在殷薦孔明鬱鬯馨而外達湛醪華而內清濩落爲用昭彰表誠自可配於龍勺焉取儔於兕觥當其霜露感時金石奏廟告虔之始在物

居要動明酌而曼醆騰光澄舊汙而圓規納照且禮經所紀象設有以首瑚璉之序助宗廟之美體含宏足摯踞從祝之獻而如鼎之峙精氣皎於外飾黃潤豔於通理嚴敬而挹且見夫爵盈明德之歆詎聞乎罍恥若乃籩豆並置陶匏共陳亦可以備觀光之祭法攄素懷於蜡賓酌其中諒明明之取義華其睆將屬屬以交神至於夜燎之時宿設之所含霜若麗夫金質導氣更宜夫桂醑自合禮於宗彝匪齊名於杜舉是知純嘏將降明禋在茲達臭陰於勿勿駐靈駕之偲偲尚禮然也明王用之方今樂和同禮無

體粢盛式務鬱器光啟客有習於聲詩願奉樽而觀禮

神龜負圖出河賦 以作瑞前王始啟文教為韻

茫茫積流祚聖有作動上天之密命假靈龜以潛躍蓋欲以慶遙源敷景鑠寫物象之精秘化人文之朴畧豈不以河之德兮靈長龜之壽兮會昌載徵符先呈於古帝稱大寶後遺於寧王故將出也感天地動陰陽浮九折之澄碧散五色之榮光然後蹈箭流而泳花浪露元甲而明繡裳初若沉圓璧而未沒稍似泛孤島而欲翔既而降荇蓮蹈清沚五老游而共覩列聖過而每喜出朝日如耀其寶圖

伏靈壇狀陳其鏤篡布文象之糺紛蘊天地之終始負謀
謨之畫將化洪荒當授受之時豈思綠水非臆對之可述
諒鈎深而有致所以出河宗作天瑞馮夷倚浪以相送神
魚鼓舞而旋避於戲冥數窅然自我而傳外骨明貢中心
善泉將後天而思永豈爲贅而居前至如魚託素以達情
鳳銜詔而展禮未若祥開八卦兆動四體闡文教寧木鐸
之足儔贊貞明與日月而同啟洎乎形貌既著品物類分
榮萬化之茫昧合一氣之絪緼識用光於夏葉繇每煥於
義文此乃天理用彰神道設教故躍波而委質殊以文而

飾貌觸綸誠怪於文艣隱霧徒嗟乎元豹此悠久也可是則而是效

白烏呈瑞賦

翩彼靈烏賁然效質披圖牒而罔二叶邦家而得一備體有光至眞無匹宗廟薦敬帝王之孝克孚天地感仁潔朗之容可述恥受彩以相混故莫黑而獨出上瓊樹而若無下瑤階而乍失懷恩反哺方去去以凌雲養素來儀且翻翻而就日觀夫載飛載止厥狀粲然不染而成因心之孝以立匪召而至感物之道遐宣向皇風而自舞與麗景而

相鮮人具爾瞻旣含章而效祉我無爾詐乃見素以守全乃知王澤竭而退飛帝道通而無遏彼明心兮不妄至知大節兮不可奪象潔白而攸歸知愛敬之旁達懿夫不汚其色罔違斯道秀質安倚凝光淨好美仁慈之及物故易色於昭昭惡赤黑之眩人乃成形於皓皓且夫應圖咸若鄙臯澤之鳴鶴瑞聖不還陋江湖之白鷴諒飲啄於仁義豈逃潛於阻艱所以其出無常其來有素雲凝標於羽族玉潤合於王度常從碧海隨杲日而悠揚今在華林遇盛時而瞻顧實由我后敬之昭假皇矣光宅垂拱而燭幽以

明禽爲乃化元爲白逗祥光而聿至望休氣以來格時哉時哉奮翹英於紫陌

三驅賦以蒐畋以時綱去三面爲韻

古之畋獵自天子達諸侯秋則獮春則蒐非有情於殺戮固無取於盤遊葢以除時稼之所害示軍容之克修故王者有三驅之禮也職此之由夫生殺之柄主之於天生誠有之殺亦宜然是乃張我武出於畋植靈旗以準的應晉鼓以周旋兵作於後獸馳於前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質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是知從禽之中有古義焉

何哉三驅之義我則有以且以驅爲名至三而止驅者以無合圍之道三者以有知足之理葢以明上帝之心見聖人之旨初其擇吉日戒師期旣逐獸以禮亦使人以時不如追軍詎設左右之翼有異捕鹿寧分掎角之師夫堯舜而來殷周以往皆順時而行令非害物以示養無違者不殺知有異於焚林犯德者取之固無間於漏網故知樹德務滋除惡務去所以欲萬國之畏威使四方之卽叙柔者來服則必解其罻羅挺而背走則必烹於鼎俎若然者必沮其彊梁而銷其旅拒也逮乎大漢遊盤是恣馳騁是躭

崇苑囿而大開里寧止百取庖廚之饗飫畋豈惟三不然者何以子雲有長楊之諷相如有亡是之談我國家修古典斥遊宴狩不奪於三時網惟留於一面大田多稼聊會獵以長苗四海無虞徒因蒐而教戰美矣哉三驅之禮因茲而又見

鈞天樂賦以上天無聲昭錫有道爲韻

嘉大樂之同和惟上帝之申錫豈功成之可致必神遇而來覿吉夢足徵奇音無斁爰昇天表備聽乎皦如繹如方悟人間徒聞乎擊石拊石想夫秦穆趙簡遊魂太清下連

霄而無覺上和奏而有聲感之深殊九變之曲神而化異

三代之名則知昭假於下潛通在上俾晝作夜旣尚寐而

冥濛好樂無荒乃克諧而瀏亮翕然並作隱爾盡暢所以

娛其精誠所以滌夫昏妄旣而受天錫降天衢空恍惚於

冲漠猶髣髴於虛無餘響愔愔而在聽撫躬眇眇而異迷

原夫育萬靈騰九有縱未央之娛樂表不息之悠久永爲

二主觀樂鈞天假夢中之高會豈邦內之驩然未若我皇

冲一氣而獨運協六律而相宣發善令爲鐘鼓播仁聲於

管弦將興慶於乾坤之內非取樂於耳目之前不識不知

順天之道旁流喜氣寧候於鏗鏘盡得歡心詎資於擊考斯乃常聞於率土不閡於重霄致中和而廣被誠教化之孔昭是曰鈞天之樂也又何萬舞之與九韶

二氣合景星賦以其狀無常出有道之國爲韻

景麗天中君居人上觀星文之高朗見君德之洪暢矧乎景以爲名氣之可望徒亘其二方之色靡知其千變之狀故隱不可思見無與期必潛拱而元感乃粲然而著之諒精誠之盡達若影響而相追且夫浩浩陰騭昭昭元吉匪乘運而生將候時而出方今統三才而不爽叶一德而無

失所以列其數而惟三等其色而如一旣參差而比象亦錯落而爲質非煙非霧相羃歷以氤氳散彩耀芒遠精明而成實懿其燭彼天衢同日月之列於三無瑞我元首旌號令之敷於九有不然何以渾青赤之悠揚掩斗牛之熒煌或助月於晦朔或偶聖而昭彰昔在周公之攝贊幼主周武之肆伐大商皆立功而本政亦效祉而垂光未若明庭而治國無事而降康斯時也豈虛其應斯瑞也則惟其常是以瑩霏微之中形璀璨之色仰嘉氣之來輝煥喻他方之歸道德陋虞舜之近加於房小唐堯之纔出於翼瞻

之踴躍如北面之事一人照之清明若南向之觀萬國豈同乎嘒彼躔次行諸歲時昏在昴中示春物之將蠢爾申爲斗建兆秋風之欲淒其雖窮運數於晷刻未甄邦國之清夷賓縣邈兮元造在休徵兮載考何熚煜於重霄信恢宏於治道手抃目駭兮載賡歌於大寶

歲寒知松柏後彫賦以貞心勁節翠貫四時爲韻

窮陰忽至品物盡瘁惟良木之堅貞映衰林而蔥翠桃蹊李徑聞別葉之互飛松磵柏陵見修條之自異諒本性以無易託斯時而不頽雖殺菽之霜再三斷篷之風數四徙

凜凜以終日竟青青而在地懿夫春夏榮滋我不競於芳時秋冬淒冽我不改其素節遙分郁郁之煙遠映霏霏之雪故其桑榆種其前後杞梓植其行列或蕭瑟以柯空或離披而條折何在昔而相混果迄今而旌別覩夫陽曜以芳菲為事陰凝而肅殺為名徒運彼以寒暑豈齊我於枯榮斯乃時累不能累其質天損不能損其貞亦被霜氣亦含風聲挺喬枝而易識在灌木而難幷故蒼然以殊致豈蠢爾以叢生異其鬱鬱秀色亭亭高榦座二儀之内我獨後彫處羣木之中孰云共貫當其黃隕方可瞻覿庭有槐

兮落際山有榛兮彫陰見枯槁之無色識茂悅之有心愛日照而逾靜嚴飈吹而轉勁或出衆而標奇或處幽而表正雖結根山嶺移植軒屏如全眞而率性客有擇木務材感衰歎盛悟標勁無永中蚍蜉之歌愛堅貞不渝發風雨之咏松兮柏兮猶君子之志行

律中黃鍾賦 以聖人有以見天地之賾爲韻

古者推歷生律懸法示人在寒暑之未兆已斟酌於至神故能推一陽之生爲三正之始察黃鍾之氣煦然以升辨青帝之功微而可紀外去涸沍之節內見發生之理具無

形而有聲徒明目而聰耳得於心而不昧藏諸身而有以人事尚昧於先春天統已彰於建子若夫眾象高懸可伺察於穹天羣形多類可區別於厚地雖紛綸而靡極終視聽之攸記未若竹管之用前知歲時葭灰之動罔失毫釐物之先見應必在玆取籔厚而均者當微眇而候之是則陰陽之運變化之期易以形隱難以氣欺懿其十一月之節十二辰之首因積小以成大得出無而入有遂能以吹灰於中動轂於口亦猶道之生一宛在陽之初九覩乎窮天地之性興邦國之政洎純陰之始凝導太陽之將盛何

制器之精微可驗物於遼敻故曰述之者明作之者聖所以觀一管之動靜效五音之邪正斯乃造物於又元考時於至賾就兩儀之茫昧先萬物而探索六律六吕由是以相生八風八音由兹而卒獲矧夫國家仰合天法俯迴天眷既用晦而必明亦處蒙而可見敦氣數之元本去聲色於寓縣彼唐堯敬授羲和欽若未曰窮微而知變

古君子佩玉賦以思古君子行必鏘玉爲韻

伊君子兮何師邈淳古而繹思儼然有章相威儀於樂只温其如玉故切磋而佩之縝密是比貞明所資追琢斯成

既殊張氏之印清美可羨寧匹孔侯之龜是用濯自丹水取諸元圃君求美質我則表温潤於光容臣聽好音我則動淒清於步武結以紳帶綴以環組使感之者在約而思純服之者居今而行古豈比夫詩人無文贈雜佩兮夫君騷人著美紉幽蘭兮之子是以嘉其抱素貴以合貞想見白虹之氣思聞清越之聲發凝輝兮既昭我述鏘雅韻兮必俟君行是以敬慎俟度獨高人情至若蹔以爲壺徒玩其質執而爲璧徒旌其秩豈若用之有方垂之無必威儀棣棣居則粲然之光進退瑲瑲動則泠然之律是以古之

君子物有其章溫恭可象環珮其鏘既覩容而生敬諒播往以傳芳然則貞玉之質非賢無以服用昔賢之珮非玉無以表彰故佩斯敬覩斯莊方今野無遺賢山不藏玉彼華佩兮同昔時以入用彼君子兮思古人以自勗故能振休風播淳俗則今日之佩玉昔賢之高躅者也

簫韶九成賦 以曲終九成百獸皆舞為韻

聖人順天道防人欲布和以調其性宣樂以察其俗氣將導志五聲發以成文化盡歡心百獸率而叶曲茫茫大空樂生其中聲隨化感律與天通交四氣之溥暢貫三光乎

昭融將君子以審樂故先王以省風致同和於天地諒難究其始終惟樂之廣於何不有包陰陽兮不集不散降神靈兮或六或九故季札聆音而感深宣尼忘味於甘否昭覆燾兮煦嫗召游泳以飛走演自窅冥發於性情將不動而為動自無聲而有聲王者通三我則貫三才而作陽數有九我則至九變而成不然者何以調大中何以繼光宅作終樂於數四歷君子之凡百其聲轉融其道彌赫大哉至樂於以洪覆收之而合乎希夷張之而散乎宇宙感天神與地祇格靈禽與仁獸扇風化而以攢則雍熙之可就

大韶命曲大章同儕既和且樂亦孔之皆且簫爲器之所細鳳爲王之所懷若湛灃之音感清淨之化乖則歌已而於狂客孰來儀於克諧恭惟我君配天作主命工典樂考法師古浹聲教之汪濊合堯禹之規矩士有聞韶嘉於蘊道擊壤希乎可取同鳥獸之歸仁承德音而率舞

讓平章事表

臣某言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若險危而久處窮劣而又病則顛隮之期斯須可待況臣本性褊狹久塵樞近衆所謂否心有可焉衆所謂可心有否焉則皆盡言莫敢畏

避所以居多忤物動不適時聖恩雖爲曲全人理終難自
咎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紹開洪業再受景命盪
諸夏之妖孽致羣生於仁壽臣之厚幸遇此昌期徒荷聖
功莫効分寸乞避賢路少安疲病臣不敢廣引前事崇飾
虛辭直以折足爲憂覆有保身之望若任在闕二字可以匡
輔朝廷則臣以生前豈敢愛惜性命但以去之無損留則
可哀儻受始終之恩是全進退之道無任悃款之至

代李大夫請朝覲表

臣聞天道君也高而下濟地道臣也卑而上行上下交感

然後萬物生焉庶政成焉其或蓊鬱不通則爲災沴之氣必在宣達使之光明太平之風實繫於此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洪覆品彙光宅寰區翾飛跂行皆得其所況臣器識庸陋遭遇便蕃始事憲宗過蒙驅策復事先帝猥加爵命大恩無報終懼且慙以至今日又承寵寄涓毫未効齒髮將衰起在山南不遠甸服宴安厚利拜受軒階此則爲君之道下濟有餘爲臣之道上行不足尸祿彌久心魂若驚日往月來寢成憂塞伏希降鑒特許入覲冀得少謝萬一使無壅情然後退歸里閭降避賢路雖則萬殞無恨

可謂百生之幸況李光顏薛苹皆武臣也淮海以爲要重然猶遷延而至述職明庭臣儒臣也梁漢無事道途孔邇若泰然自安貪冒榮顯任爲公相衆所指名又何以表率四方儀刑多士臣不勝傾心延首瞻系天衢之至

懇辭册禮表

臣蒙恩授前件官准制取今月二十八日册命者伏以公台崇禮典册盛儀庸臣當之實謂忝越況累承寵命亦爲便蕃前後三度已行此禮令臣猶忝參樞近竊懼無以酬諧重此勞煩有靦面目伏乞天恩且課臣官効責臣事實

冊命之儀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空負恥於中心弁冕輅車免譏誚於衆口不勝慚惶懇迫之至

却賜玉帶表

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

論元稹魏宏簡姦狀疏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爲直臣上荅殊私下塞羣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啟雄圖方殄頑人之

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
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
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
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翦滅
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
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惋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
重奬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
爲國計且爲身計耳臣比者猶思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
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明自必誅殛一則以四方無

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凶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邪恣其欺罔干亂聖謨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與佞倖亦無讐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罪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

便討賊奸臣之黨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與一二憸狡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他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以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在則河朔逆賊雖平無益臣伏讀國史見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

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凶邪有曀日月臣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倘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第二疏

臣某言臣聞木有蠹蟲其木必壞國有奸臣其國必亂伏以前件人爲蠹爲奸欺下罔上百辟卿士莫敢指名若不

竄逐必爲患難陛下他時追悔亦恐無及臣所以奮不顧身舉明罪惡其第一表第二狀伏恐聖意含宏留中不行臣謹再寫重進伏乞聖恩宣出令文武百官於朝堂集議必以臣表狀虛謬祇牾權倖伏望更加譴責以謝宏簡元稹如宏簡元稹等實爲朋黨實蔽聖聰實是奸邪實作威福伏望議事定刑以謝天下臣今將赴行營誓除凶寇而憂在心腹不在四支憂在朝堂不在河朔伏感諸葛亮出師之時上表言事猶以宮中府中不宜異同科犯爲善爲惡請申刑賞臣才雖不逮諸葛亮心有慕於古人昧死聞

天伏䌷流汗

論田宏正討李師道疏

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既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宏正光顔並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士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已來下營則兵勢自盛賊形自撓

請罷知政事疏

臣昨於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衷切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繇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臯夔紀太宗元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天下者况今天下異於十年以前方馭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係於朝廷朝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駑鈍夙夜戰兢常以為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繇臣

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於輔弼責之以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旋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叡哲文明惟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況皇甫鎛自掌財賦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北京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支度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賴

臣等每加勸誡或爲奏論庶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成錢其實秖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慮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各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處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費錢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聽足

見奸邪之極程昇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鎛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欵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修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且與亦得臣知言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不識廉恥臣若不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惜惜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

底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宏輿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既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况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覩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

諫晏朝疏

伏以頤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

體惟和萬壽可保謹按道書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陽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幾每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則當炎赫之際雖日旰忘食不憚其勞仰瞻旒扆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竊望聽納不勝懇迫之至

諫坐朝稀少疏

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直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懾懼今自兩月以來入

閤及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咨稟睿謀者有所壅
滯伏冀陛下稍示憂勤乘涼數坐廣加延問使得盡誠